

翰苑新書

第卅冊

續集卷之一

宰相類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一

續集

# 丞相類

師傳保附

賀鄭太傅再入相

鄭雪巖

伏審廷宣白麻垣崇黃髮聖人能內外無患圖任必周君子立邦家太平登庸惟舊翁受十益朋龜之助預規一時治象之新萬化仰成四方無侮竊謂天下安注意相人主職在任賢帝念時艱公仍宅揆曰疏附曰奔奏分命股肱孰主張孰綱維允資心膂不待夢卜久孚觀瞻恭惟某官忠恕安行直方且大正堅林下見一之操何計槐邊達三之尊勇退急流不容高卧正觀夾輔初政不負秦府眷知景祐再入中書依然天聖勁直起司馬公於獨樂園之內付謝太傅總諸節鎮之權若岸誕登則作舟航若苗未蘇則為霖雨中興所屬僉望方深同寅協恭和衷直追盛世

賡歌之美開誠布公廣益豈使前人獨美之專若大醫王之識病鍼砭不浪施如古善奕之對碁着數弗輕下疇不共慶會合風雲之盛方幸重見整頓乾坤之功某蕞鹽陳人鑪鞴舊物公西華問方六七十之對昔侍誨言遠伯玉知五十九年之非今繞夢覺景翳翳以將入車皇皇而何之老驥脫牢盆叨恩已過假牛克馬運失職奚疑其誰尼之非人力也長夜漫漫而不寐甫田切切而隱憂儻朽木可雕未必中輪輿之選若弊芻無用祇望結香火之緣大

廈賀成一巢松托

賀史丞相除太傅

揚誠齋

師臣巽命帝傳升班七十從心公亦何心於極品三千同德獨高崇德之紹勳叶朱衣介憤之祥增黃耳玉鉉之重切以傳者傳之德義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哉臣作股肱罕有是父有是子若西京厚王陵之寵及東都旌卓茂之年

雖加衡紱以鞶纓俱匪箕裘之罪罪於皇

孝廟舊學越

王當淳熙丙午之壽上皇以正月戊子而進亞父今專槐之正位有喬木之世臣父子一家兩兩齊三台之色君臣千載重重聚四紀之間賁然綠縹之新復此青氈之舊恭惟某官清和而任直大以方禹以功臯以謨適全絕德絳之果霍之勇難擬脩能無敵知儒者之真可久見賢人之德一柱障黃河之決兩手洗白日之光三登二十七年萬機幾千百變內除狗鼠旋安鴻鴈之居外殄犬羊顯築鯨鯢之觀風震雨凌而棟梁自若火炎水潤而鼎寶各調蓋享天心非要人爵陶侃之指紋貫徹猶三遊以滋高丁固之松夢留連廿十年之不調上念茲闡之訓日思元老之功無官酬公維師尚父猶堅謙抑力反渙揚姑隆絕席之班式舉載輿之典虹明帶玉龜顧印金備衮冕之上儀增衣冠之盛事改容而禮論道以經平准用八千兵更酬謝

傳蒼生之志辭齊封三萬戶會尋留侯黃石之盟某父累  
播鈞遐瞻巖石聳聽上卷之一命阻陪潭府之三才斐然  
成章是以有慶乘雪邊之節傳無因拜壽杖之尊窺天上  
之階符願長輔化樞之運

賀史丞相除太傅

李梅亭

顯拜師臣榮躋帝傳聖人推能饗帝復歸美於重闈太宰  
以禮佐王併加恩於一命實清廟之盛典非元老之私榮  
昔周家既立三事之官在成王猶遴仲父之選始命姬旦  
以其師保萬民既用畢高以其弼亮四世自茲以往稱此  
惟艱若西京之遷王陵與東都之寵鄧禹雖稱異數實飾  
虛文惟我 孝廟之盛時夙敬越王之舊學奉庖為壽驪  
既洽於兩宮絕席隆師秩爰登於一品疇昔鯉趨於學禮  
只今虎拜以揚休千載君臣聚見四十年之內一家父子  
併成二萬石之榮與國咸休生民自有共惟某官非釋家

學柱石世臣惟說總百官力贊事神之勿黷暨湯有一德  
首明立愛之惟親相儀南至之郊歲敬東朝之毋克裡克  
祀敷皇極而錫厥庶民得祿得名受介福而于其王母二  
難具美三遊滋高既力避於維垣亦何辭於命衮日月如  
璧映玉佩之魚垂天地為鑪鑄金章而龜顧一相主手內  
幾年淹九棘之班三公惟其人今日正專槐之面是故舊  
物青氈之赤舄尤覺明公黃閣之黑頭行開茅土之封式  
對山河之誓某夙勤甄錄聳聽郵音雖箱尾在虺蜮之區  
然馳心賀燕雀之厦宣麻綴文德之聽身隔重湖撐著攷  
武岡之占公宜百祿

賀鄭少師

鄭雪巖

恭審消吉宣麻敷恩升棘貳公私化一通橫寶帶之輝崇  
德報功六纛昇錦鄉之節勸經氈上授室國中異數便蕃  
群瞻聳動若替昭代率重元勳潞公以維垣而陪講筵忠

獻以本鎮而膺受鉞或為內相而侈帶圍之詠或由舊學  
而賜京第之居是皆昭一時非常之恩未有備今日極盛  
之典恭惟某官沉潛而有略真實而無華不知三公之為  
尊依然寒素如見一介之有技納之陂汪憂國形癯愛君  
心赤方更張於新化爰圖任於舊人非道不陳王前與與  
如也斯謀惟我厚德贊贊襄哉業之隆者酬必隆眷之厚  
者施亦厚此禮非諸臣之敢望惟上知我公之獨深非但  
勸當世之至忠又將貽後王之丕則賡歌相戒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難老為期受命長矣蒞祿康矣某自遊環壁久  
困大鈞聞盛事之巍煌倍輿情而欣抃乘當時之驛傳適  
綴稱觴皇武公之威儀就如舉笏永言頌詠罔既編摩

賀鄭丞相除少師

劉後村

登冠貳公褒崇元老孤擅茸藁恨無官之可酬甲第殊庭  
欲有謀焉則就帝學賴緝熙之益身章煥佩服之珍載籍

罕聞搢紳相慶切稽列聖待勛舊之典非無上公領使弼  
之榮然潞國貴極維垣不過河陽之鈇鉞紫巖位尊弘化  
亦惟長樂之麾幢乃如致身為帝王之師賜履於父母之  
國度越先朝之故實眷存昭代之耆英則自生民以來未  
有我公之懿共惟某官道隆而德駿業廣而功密粵從扶  
龍而飛天忠勞鮮儷不待審象而求野望實已孚勸相端  
平挽回元祐至今廟堂經濟之老皆昔翹館招延之餘十  
年羨衣錦之歸一旦就安車之聘爾則告后方欲咨君陳  
之猷予其明農未可遂周公之志乃趨三少之秩乃擁元  
戎之旄腰方玉以垂紳卜新圖而考室問祈招於子革靡  
所不知設醴酒於穆生久而愈敬雖熙寧遇師臣之厚阜  
陵眷舊學之深以昔準令有隆無殺錫公千歲重賚純嘏  
之詩以王萬年光輔太平之業某屬馳輶傳聳聽制麻方  
千贊之滿前顧一篋之獨後老文學為歌頌愧非僕之所

堪辭將相作神仙願於公而有獻

賀史丞相除少師

李梅亭

巽避公槐升魁師棘萬世策定盍徑躋萬石之班三台色  
齊乃退位三孤之長寸心如此千載無之恭惟某官厚大  
而裕和端凝而洪毅周拜手前魯拜手後邁韋平父子之  
榮陟格于帝尹格于天續堯舜君民之業自開禧之末一  
麾九日相嘉定之治十有七年於我如浮雲心本游於淡  
泊用汝作霖雨身爰佩于安危既難挽鼎湖之龍乃力洗  
咸池之日周勃之誅呂迎代尚觀望於軍情霍光之擁昭  
立宣幾動搖於庭議未有獨運於掌上不煩執事之願行  
為天下得人與生民立極道憑几之命而晏然仍几輔垂  
簾之政而造已徹簾三疊絕赤白之囊萬國布黃朱之乘  
風雷屏息日月重光且神聖建道德之師見輔弼為社稷  
之寶比播維垣之命允孚巖石之瞻乃執撝謙力回成渙

弗敢基命定命正倚弼諧若曰父師少師何拘等級姑冠  
班於洪化即顙面以經邦坤載物而承天蓋得下裳之吉  
罪以木而巽火實存上鉉之虛九重尊李泌以先生四海  
戴子儀為尚父黃河如帶山如礪豈惟難拒於公珪青櫛  
有洞石有牕怨合紹開於王社某夙勤坏治自抵簡書泥  
塗又陽於朝紳夢寐尚隨於賀臆輒憑魚爾之素恭布燕  
雀之私亮天地而弼一人諒益基無窮之閭理陰陽而遂  
萬物尚祈澤不獲之夫

賀史丞相除少師

楊誠齋

巽避公槐升魁孤棘奮庸而宅百揆輔茂陵十八載之隆  
平寅亮而弼一人開寶慶億萬年之晏粲明良交際動植  
均驩恭惟某官德鉅才全器閑用博累世躬行於忠孝四  
朝身佩於安危河決平原力挽百川而注海風搖夏屋獨  
高一柱之擎天盡返齊疆全歸趙璧金甌閑暇從容作商

野之霖玉几導揚談笑取虞淵之日與生民而立極爲天  
下以得人九夷八蠻服整頓乾坤之手兩宮二聖知扶持  
社稷之心肆疇嚴石之瞻亟出維垣之命甫揚成渙遽執  
擣謙重違再命三命之共甫轉父師少師之拜元圭衮冕  
尚猶恨無官以酬公夏篆通梅公豈以辭榮而邀上惟楓  
陛比隆於皇祖則茅封仰紹於先王西平有子我有臣垂  
光簡冊周公拜前魯拜後濟美鼎彝某自分泥塗夙蒙甄  
治毫釐千里既自投丹筆之書首尾八年未易復白圭之  
玷茲復坦明之制但增踴躍之私黃麻之似六經自此尚  
觀於蕃錫洪鈞之轉一氣更祈俯振於餘生

鄭相除少師

方秋崖

進陟師垣誕分使鉞錫帶御府身垂追琢之章開第神臯  
天睠相攸之樂伏惟某官伊尹先覺周公多材日就月將  
緝熙聖學於無極乾旋坤轉運動化工而不知凜吾道之  
為治道之元氣君無過舉將躋斯世於太平

賀丞相除少師

李梅亭

雄麻渙命孤棘升班相堯之功已畫二十八載之半弘周  
之化始介三公九卿之間取之甚嚴簡在則厚共惟某官  
直方而大智勇且仁海晏河清藉整頓乾坤之手天明地  
察鑒經綸社稷之心奏琴瑟改絃之功贊匕鬯主噐之決  
進律固加於有德酬公真恨於無官矧如拔去凶邪收洪  
範福威之柄且復芟夷煩亂整素王筆削之功是皆非常  
之元宜受不次之賞猶且固辭於專面姑令明陟於貳公  
惟時亞保之官蓋古司空之選若稽漢制專司萬乘之晏  
私其在周官實任兩儀之寅亮聊丕昭於蕃錫豈盡答於  
元勳昔魏王再相於淳熙首升此職故高宗獨稱於德壽  
謂無幾人爰正師垣宏開壽域尚式周公之猷訓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以觀文王之景光心乎愛矣邀不謂矣其所  
逢盛典倍激懽悰歌芘士之詩敢忘燕雀之賀屢作得賢  
之頌或吟蟋蟀之吟秋

鄭相除少傳

方秋崖

合宮展采宣室均釐時則有若甘盤尊為帝傳念已封之  
曲阜併衍公圭豈伊惠餒之彛允注凝旒之意伏惟某官  
以經綸典聖學以緝熙贊皇猷從容訪道之庭獨隆體貌  
敷錫配天之澤備極榮懷某欣讀綸言輒修賀幅雖布衣  
之願於張良足矣永懷自牧之謙然衣職有關惟山甫補  
之未稱多聞之益是為輿誦等冀監融

賀鄭丞相除少傳

劉後村

細旃徹卷孤棘冠班知我惟春秋既暢尊王之旨弼予亮  
天地遂登亞傳之宗簡冊有光播紳相慶惟綱常之大義  
具筆削之一經曰子曰人辨內夏外夷之分書叛書盜誅

亂臣賊子之心迨本朝之名儒掃諸家之說論然而孫明  
復所著莫小試於慶曆胡文定之說不盡行於紹興孰如  
舊學之宗工躬闡素王之本指爰切劇於后德亦扶植於  
國經共惟某官以伊呂王佐之才抗喬松物表之志江湖  
遠引共高嚴子之羊裘廊廟重來依舊孔明之魚水首延  
登於保輔俾入侍於燕間密勿龍光敷陳麟史以天理之  
二字蔽聖經於一言將使夫竊寶王大弓之徒皆凜然畏  
斧鉞華衮之筆莫如我敬王者已畢遺編茲予其明農哉  
欲尋初志乃陟司徒之極品乃荒句踐之昔封方留公旦  
以經邦未許甘盤之遯野傳以德義老成尤重於典刑緝  
于光明終始有資於數學重提化筆峻拜師垣某側聆制  
麻幾折履齒子無曲學素鄙平津之從師帝順下風長即  
廣成而問道

賀史丞相除少傳

楊誠齋



冊命元勳序升孤傳三少特揖雖均為貳公之官四夷咸  
賓見時乃萬世之績君臣叶慶朝野交驩共惟某官明允  
而篤誠洪深而肅括調政化不調之琴瑟續古今難續之  
鼎彝中書十五秋得賢人可久之德開國數百里復寧王  
有指之疆迄今大寶之還詎止小球之受蓋帝王盛德之  
必頌獨頌獻琛而春秋常事之不書特書得玉然皆出魯  
公之力庸並垂周室之休敢圖古風復見今日宜亟正專  
槐之面乃姑循次棘之階功臣封爵山河式觀繼世少傳  
寅亮天地詎足酬庸某全託一陶獲歸三徑龜魚竊新亭  
之蔭亦有肺腸燕雀賀大厦之成恨無羽翼

賀史丞相除少傳

林克齋

大廷揚綽亞保陸班堯舜典謨之篇傳信式昭於帝範章  
平父子之懿疏榮丞踐於世官體貌隆崇見闕闔擇切謂  
琴瑟必改絃乃鼓顧更化之宜先璫璵由琢器而成念作

經之尤重惟慶曆大臣嘗條陳於救弊而元祐正史亦訂  
正於辨誣矧偉績之兼全宜徽章之特異共惟某官精忠  
天稟粹學家傳器量渾深色不形於喜愠規模廣大身獨  
佩於安危曩儀禁近之聯已袖轉旋之手首除元惡遂柄  
繁機蒐獵群英路廣開於衆正變調元氣年逾格於屢豐  
內振朝綱外恢邊瑣觀化慰山東之老信威清淮北之氛  
爰贊決於清衷肆繇休於元嗣積勲庸其甚茂避榮寵而  
不居眷言係日之成書實刊琬琰彼乃貪天而載僞幾變  
丹青提綱資筆削之公爰穢著燕貽之實方爾寶儲之奉  
載加華渚之頒秩以貳公式是百辟垂萬世至公之軌遷  
累年不拜之官文不顯武丕承啓佑益彰於有典周拜前  
魯拜後登躋即踵於維垣諒何官之可酬惟與國而無極  
某欣聆麻制屬領花城緬惟翹館之多才莫陪旅賀曾是  
化鈞之一物尚冀陶成

賀鄭少保

鄭雪巖

恭審廷播黃麻輪迎赤鳥尊甘盤而思舊學彰聖性之益  
明召潞公而登經筵見治功之先定重開輿運有相斯文  
恭惟某官先生心與天通學造聖處任天下重無非阿衡  
樂道之真為王者師早得黃石傳書之妙駕風濤於既濟  
歛雲雨以若無不為林下之無人共訝山中之有相雖得  
立園之趣豈忘魏闕之忠如有謀焉則就之肯終浩然之  
歸也上渴典刑之想時當鼎軸之虛圖任舊人寵加異數  
挺綠竹之操復見武公之威儀上金鑑之書遠邁唐臣之  
風節鳳新五紀虎拜萬年某隨仗稱觴觀光遄袞太平有  
象適當泰道之亨華髮元龜翁受益朋之助修辭申禱舞  
手詠歸

賀錢丞相加少保

陳質聰

顯詔元臣榮躋亞保傳家而為碩輔信槐棘之罕聞去國  
而有殊褒又枌榆之創見尊榮廟社開闢江山切以知進  
知退者所以為名節之全善始善終者所以為寵靈之備  
歷觀往事多愧此言或朶頤鐘鼎而不為閑適之人或掉  
臂山林而無復便蕃之渥臣既懷利君亦少恩但思締合  
於一時皇恤譏評於千載必聖賢之胥遇能道幾以相求  
可去則去既不較於升沉當褒而褒亦豈問其出處爰有  
方來之綸綍及乎告老之軒裳自古無多如今寡二某官  
唐元凱之器度漢韋平之勲庸早步黃扉誠欲扶於民命  
晚投綠野正不係於身謀蓋陽和已播則有收歛之時而  
雷雨既行則有蟄藏之日天運猶爾公心可知方將蟬蛻  
囂塵鴻冥寥邈自適於逍遙之境永游乎安利之淵李盛  
名愈抑而愈高故聖主彌踈而彌眷惟朝綱肅靜則思更  
化之人惟邊報安寧則念和戎之客雖其既去尚擬重來  
亦何愛於褒恩不少伸於別緒願以九重之此意與夫六

合之具瞻儲養神明調娛氣序使日月伴其不老而乾坤  
與之俱閑或再位於元台抑亦公之餘事某曩懷附鳳比  
獲登龍忽傳異詔之丁寧切倍常情之呼舞但忻寰海見  
明良天合之情肯為鄉閭草世俗雷同之賀永惟虔頌不  
在多言

賀鄭相除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

後村

起賢濱海領使祥源圖任舊人拜召公而為保若稽古道  
命倚相以讀書麻卷初傳縉紳相賀歷攷帝王之世猶隆  
師傅之恩商宗之於甘盤曰台舊學漢祖之於嚴子云朕  
故人或邀荒野而見思或釣桐江而疆起所以示後世人  
主進修之法所以倡學士大夫名節之風文矣寂寥偉哉  
遇合共惟某官有尹躬之一德集孔氏大成嘉定初潛  
實賴綺園之力端平摠攬首當莘渭之求一變有涑水之  
風獨立少汲公之黨容身無地知我者天上印而還中書

角巾而即東路曲江感秋扇之喻遠避隼猜魏公喜畫錦  
之歸冷看蝶鬧屬老朝更政化辟作福威區別忠邪顧瞻  
表著群公環列類非昔者之親臣一老獨存方且歸然於  
下國百辟迎安車之至九重慰仄席之思謂莫繁乎一日  
萬機之勞莫要乎三墳五典之道嘉與鴻碩相親燕間弼  
予一人遂冠班於孤棘益者三友時開卷於細旃內家賜  
聖製而開御筵太史奏客星之近帝座寵光鮮麗邁史梁  
兩揆之榮典故具存踵申潞二公之拜某久孤技擢積困  
謗傷人或謂之非辜自不知其何罪厚誣石介因以撼於  
富公巧詆舜欽本欲傾於祁國不敢發塗窮之歎庶幾有  
天定之時久踈翹館之起居忽聽大廷之播告僕方養母  
詎宜起隱於終南公素矜才倘許逃歸於揚翟

賀史丞相父太師魏王追封越王

梅亭

加冊元勳配祠清廟考十八侯定位之次惟蕭蓋侑於祭

廷應五百年異姓之封於越肇開於封土遂吾相顯親之  
願彰我 皇念舊之恩宗社同休華夷胥懌恭惟先正大  
丞相文惠師王始終三紀師保萬民湯於伊尹蓋學而臣  
之克同一德舜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允叶重華宜侑食以  
匹休曾易名之未稱思股肱於甘露想形貌於凌煙一卷  
之書必立師矧實先朝之舊學十世之廟可觀德誰踰烈  
祖之老臣徹彼土疆儼爾籩豆惟冒不單稱德峻加茅胙  
之分茲予大享先王永配椒馨之薦不昭畢教變掩前聞  
伏遇少保樞使大丞相國公克享天心善維人志故國非  
謂喬木蓋倚世臣成績紀于太常以昭先烈用宥茲責曰  
篤不忘其世沐殊恩身逢盛事屬嬰美疾莫陪東閣之賓  
疇允大邦切頌西平之子

賀丞相加恩

平齋

听朝渙號揆路加恩立天官冢宰以佐王扶崇舊衮錫土

田附庸而為輔賦衍親畚體貌增隆股肱有喜恭惟丞相  
國公先生明昭日月道際天淵其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則  
得孟軻之傳其一夫不獲時予之幸則任伊尹之重敬而  
以簡柔動也剛崑崙辟而力有餘泰山壓而色不變第知  
為國寧復顧家龍蛇驅而放之蒞朝廷清矣鴻鴈飛而集  
于澤天下安之立太極之四維定存雷之一索主上悉心  
而委計都人煉頂以留行甫更純吉之儀已驗嘉祥之應  
臘中瑞雪十分秀麥之連雲春半膏霖一望早拱之刺水  
妙調元於鼎鉉潛制勝於帷籌步陟文階申陪書社漢則  
夏侯以說禮而召拜唐則李靖以錄功而食封尚論之人  
未如今日中國授室萬戶奚足道哉大師維垣三公惟其  
人爾乾坤所相社稷之光某爐鞴寒灰甄陶頑鑛聳聽演  
麻之疏渥預知無爵之酬勲必有宗工績宰相世繫之表  
第同野老誦慶曆聖德之詩

續集 卷之一  
賀史丞相明堂加恩

後村

播告大廷褒崇真宰類于上帝聿稽宗祀之文相維辟公  
爰侈冢司之渥非止衍戶畬之入蓋益隆岩石之瞻典冊  
一新縉紳交慶伏惟某官功存社稷運際風雲綽然應變  
守文之才巍乎經體贊元之學維 聖主敬天之意一本  
至誠自清朝更化以來四成熙事凡舉行於縉禮皆典領  
於首台日者歲大享之儀消中辛之吉月星明概乾坤清  
夷奠玉而神祇顧歆合脩而 祖宗昭格法駕寶路肅臨  
清廟之豆籩朱芾葱珩於赫上公之冕服以至御樓肆青  
稱蹕還宮祭澤流行天顏開喜厥有顯相之効恨無可酬  
之官荒大國之封豈惟奄魯紀中書之考其永相唐茂對  
龍光密扶龜祚某屬縻符鑰快觀制麻徹申伯之田欽聆  
異渥入平津之閣莫綴賀賓

賀史丞相轉光祿進封魯國公

王格齋

孚號大廷疏榮顯渥刺經作制勒成顯噩之書昨土苴茅  
奄有龜蒙之境仍稽典故典峻陟文階金章式煥於民唐采  
地增陪於邑入命冊一下懽聲四馳某官道冒古初功存  
社稷洪鈞轉一氣乾坤日就於清夷庶績撫五辰星宿亦  
為之明潤自贊解弦之化益隆調鼎之勳年穀順成和氣  
旁行於農畝遠人咸慕夕烽不到於邊城坐令薄海內外  
之人如在先朝全盛之世爰輟秉鈞之暇定為畫一之規  
合古便今可通行於萬世舉綱提要以明示於黎元爰消  
選於良辰庸徹聞於黼衣肆覃茂賞載各顯庸登進厥民  
在王庭俾聞播告永弼乃后于彝憲勿替欽承嗣膺維師  
尚父之尊有光先正保衡之烈某心馳息地迹滯侯藩靈  
丹就而雞犬俱仙敢萌榮望大厦成而燕雀交賀空激抃  
悰頌詠彌勤科條草旣

賀鄭右相兼樞使進光祿

李梅亭

登庸舊學揆序元台能自得師謹厥終而唯始爰立作相  
置諸右以輔台兼總鈞樞屹隆柱石共惟某官兩儀間氣  
四海真儒淡乎如列仙之癯傑然為萬夫之特蓋監太學  
四賦接古詩之流芹藻泮宮三峽避詞源之水領袖貫九  
經之庫範模編雙字之宮虎觀螭螭司存雨露麟臺鰲禁  
鼓舞風雷杞人憂天馭方危於六馬虞淵取日功卓冠於  
五龍學焉而後臣之政不足與間也况苞苴賄賂獨不入  
沂公之門且鼎鼐樓臺抑未聞寇相之第衆浩然其歸重  
公持此以安歸天下無如召公又當相成王之左生民未  
有夫子今乃得伊尹之時然萬世永賴乃可謂功使匹夫  
不獲焉能無恥予惟克邁乃訓千載一時天之降任是人  
百年幾見萬國魚頭正有關於已任十年鳳池亦何足為  
公榮見伊呂而失蕭曹則知管晏之卑矣濟英衛而遊王  
魏此豈房杜之細耶願荷棟掎力光竹帛其一寒成雪十

暑飲冰昔周旋康成之間夙親羶坐且班次巨君之下貴  
認履聲今聞宣黃麻之六經適尚盤青泥之九折緇衣三  
章知不遺於寸善洪鈞一氣亦何間於八荒子獻相國書  
手往懇底虞於逢怒君遣使臣禮也終更願聽其亟還

賀右相還朝

後村

入覲宸旒進居鼎席舉咎繇於右甫平猾夏之憂歸周公  
于東遂究經邦之業縉紳相慶竹帛有光恭惟某官負命  
世之大才建丕天之偉績八陵一抔土之憤至此少伸九  
世不戴天之讎曠然一洗及新胡之崛起殆舉國之莫當  
衆方顧影以偷生公獨奮身而敵愾執訊獲俘於百戰暴  
衣露蓋者累年建纛親行淮浦收十全之勝揚帆直上漢  
江無一點之渾雖大臣之誼曾靡告勞然明主之眷有不  
容釋密勿廷英之對輝煌文德之麻昔高孝兩朝方  
修攘之並舉若呂張二相皆出入之迭更法此成規付之

魁柄方將迂績景命挽回危機收泮渙已離之人材作懦  
衰不武之士氣蔡方既定式逸裴令之歸江左何憂尚有  
夷吾之在么繆叨刺部諭聽告廷矧嘗蒙華衣一字之褒  
豈能無濃墨大書之喜海涵春育聳聞東閣之開地老天  
荒自笑南轅之左

賀端平相正元台

雪巖

曆開休運位正元台外廷宣麻傾耳動色以相賀薄海聞  
命舉手加額以交懽矧辱眷知若為欣躍切以建隆肇立  
家法中令擢自文臣累聖守是道相傳諸儒謂大綱甚正  
稽前朝秉軸以至于今日而當代全功可數者幾人凡銘  
鼎彝而被絃歌視昔猷而無媿必噓海岱而出雲雨耻匹  
夫之不霑既非淺中狹量所能又豈不學無術可致是宜  
商宗之良弼必命甘盤之舊臣共惟某官先生肅括而弘  
深高明而博厚玉立聳而山斗傾仰崖略峻而軒裳具瞻

退然不爭不矜之風功能孰較進有嘉謀嘉猷之告啓沃  
良多久煩共掌於政機爰命晉登於魁輔否則能替人皆  
知補衮之忠和而不同上獨味調羹之手身千一難逢之  
會志五三至治之隆號令甫新精采立異吾道方泰善類  
同升謂黷貨無厭中三風十愆之戒念挾書已甚開四門  
百揆之公八柄詔王如雷震驚萬類含春聞風興起然新  
一時之觀聽易而回積年之玩弛難必白去副封乃地節  
攬權之正更預防中出循慶曆更化之規獻納論思各盡  
言揚繳駁彈擊毋使迹避以此成久大之業足以致安強  
之威何憂乎孤胤之弄兵何懼乎蠻夷之猾夏本立如是  
誰能禦之正當力行好事之時屬精昔日重憫澤壅下流  
之久永命祈天允屬宗工式孚僉後欲效美陳而規寓不  
知位卑而言高將望端平上相之紀功凌煙無及庶幾中  
興百年之養士環壁有光么學校舊生門墻下士梅關分

校已赤壁全油幕贊籌謀蒙羅致方思寇弭矣暇已謀慮  
埃險阻以備嘗俎豆戰陳之兼問苦無勞績累叨公車之  
露章諒入鈞陶曾玷中書之記籍聆金甌之名煥望黃閣  
以神馳久不通書敢冀元城異除之寵尚能濃墨重賡徂  
徠聖德之詩雖匏繫以莫前喜履成而有托

賀杜丞相

前人

天下安注意相宸斷惟明人主職在用賢寰宇推服唐任  
如海宋得祁公允若合符其應如響恭惟公官氣養剛大  
學主敬誠由室暗屋漏為工夫跬步不錯以道遠器重為  
已任力量可知道義重利祿不足言名節高責望亦甚至  
敬觀出處端繫重輕適虛寶鼎之調爰驗金甌之契左右  
可國人可然後用之龜筮從卿士從謂大同也取諸輿議  
簡在上心勢如奕棊正在初着事類築室可無成規自紹  
定端平之更張迄嘉熙淳祐之經理方其改絃而調瑟甚

欲圖安何異操舟而遇風莫知底止今積弊愈難於前日  
而叢委盡萃於我公此姬公吐哺以求賢而武侯開心而  
廣助惟公則有萬能一惟信則無往不亨向有言而道不  
行括囊而去今正己而物自格絜矩則同善始非難有本  
如是庶幾讀書之為相不負我祖之貽謀某梓里諸生挑  
蹊舊物愛之深者情甚切祈之至者言不腴幸備驅馳敢  
私快北無語賡徂徠之頌立誠獻富公之書台山增萬八  
千丈高與有榮耀中書歷二十四考親見興隆無任勤拳  
於昭景鑠

賀游丞相

雪巖

恭審渙發大號震竦群瞻當饋而思蕭何久虛右席和羹  
而命傳說簡自上心式昭選用之公已卜清明之象恭惟  
某官明通而公溥直大而剛方氣凜岷峨克振家聲之忠  
孝源尋濂洛相傳道脉之精微方盤旋兩地之崇有運動



三極之妙自任以重正期致君如何衡浩然而歸無復為  
王留孟子逮作福作威之惟辟必立政立事之得人孰不  
期大老之未謂即慰蒼生之望尚遲一歲乃正三台天將  
開平治之機上自發英明之斷群疑頓釋百志惟熙以今  
艱難多事之餘有此間暇片時之幸如操舟中流同心以  
濟如推車峻坂叶力以登罔俾前修獨專盛美邊事屬右  
相人材屬左相未容張趙之強分典故問東聽文學問西  
聽當合韓歐而為一既勳庸之已定何事業之不成某久  
忝乘軺茲逢當軸上未央之壽爰方啓行聽文德之麻云  
胡不喜有懷銜袖敢尾賀裾

賀鄭丞相

平齋

揚廷渙號宅揆奮膺天開聖人揭大明於積陰之後帝登  
良弼興霖雨於久旱之餘九鼎尊強萬殊闔懌切以慶曆  
之進杜正獻盡革弊端元祐之相司馬公力回正論凡其

變則通通則久本乎定而靜靜而安 聖上始親於萬機  
朝家大整於百度追還盛觀允屬真儒共惟公官秉粹而  
履方造博而守約黃裳文在中也道傳往聖之宗緇衣弊  
又為弓身繫眾賢之脉蚤勸初潛之學蔚為大任之儲淵  
源養蒙羽翼出震六龍御天而萬物覩依乘最先九鼇負  
地而四極安扶植更力肆增隆於上春丞入替於中樞密  
勿引裾雍容補衮避權遠勢初無富貴之心合意運籌自  
契明良之會履金甌其久矣登玉鉉焉遲之播一朝希闕  
之麻開幾年壅塞之路昔妖星示變除舊之兆已萌今瑞  
雪應期作新之慶斯卜兩全文武之憲獨幹中和之機惟  
國事總總乎方殷而民食嗚嗚然更切決否泰之消長在  
乾坤之轉旋平輕重於一身丕展濟川之略寄安危於八  
柱迄成支厦之功以福華夷以壽社稷某霜途易蹶水谷  
難春風蒙鑒賞之殊快覩延登之盛調元有道坐培上甲

子之休播物無垠早吐雌丙申之氣

賀范左相

後村

斷自宸衷付之魁柄惟辟作威作福方親攬於犬權有臣  
同德同心爰起居於端揆識者相慶翕然同詞於惟華宗  
厥有名宰忠宣當元祐之世不主一偏覺民在建炎之初  
有功再造惜也經綸之日淺甚哉遇合之際難孰如我公  
自結明主十載雷聲之淵默一朝地闢而天開國其庶幾  
政將焉往共惟某官稟元化之精粹蹈聖人之中庸貴處  
廟堂矍如山澤其秉心誠實故君子咸附其蓄深厚故小  
人不疑屬者諸公欲手坂下新亭之拜時惟元老獨學扇  
鄣武昌之塵然後太阿之柄還然後九鼎之勢重十全無  
遺慮一變猶反手然斯謀斯猷惟君陳之告我朕夢朕卜  
以汝說而資予必能容拆搢之人必不罪舉幡之士必開  
密網必革副封必斥絕弘羊張湯必追還陽城陸贄魯安

得削隱然儒無敵之功吳未可圖良以彼有人之故綿基  
圖於箕翼紀勛績於旂常某流落十年侵尋六袞福建子  
是惡既不可以逃鄉江西社盛行又無從而入派已分為  
農而沒世忽逢知己之秉鈞敢云茅拔而彙征不覺籟鳴  
而機動希文得政豈無守道之獻詩司馬當朝不待器之  
之通問

賀杜右相

劉後村

渙發制麻晉登揆席朕夢朕卜聿開帝賚之祥汝翼汝為  
其代天工之曠宗祧增重廉陞益尊在昔昭陵有臣祁國  
內則寢斜封之請謁外則為清議之主盟學館頌歌與希  
文而對秉宮闈嚴憚云杜某之郤還流傳千萬世號為端  
人窳寥二百年誰可繼者偉矣元台之拜凜然大節之同  
共惟某官稟河嶽之英有莘渭之望充塞天地不屈孟氏  
之至剛臨履淵冰孰知曾子之大勇嘗叱義府於伏下亦

責平津於上前自公辭高位而潔身舉世順下風而俯首  
秦無客子居然擅國事於閩中晉有偉人何至移朝權於  
姑孰屬宸宸收太阿之柄而所朝虛岩石之瞻輟玉食而  
深思覆金甌而未決昭告昊天上帝厥有休符謀及卿士  
庶民咸無異論付以機衡之重趣其袞繡之歸夫既為善  
類所宗又將受公議之責必也法先賢如秤之喻念前輩  
平舟之言起若穴遺材退刀筆小吏弛筦推以紓民力寬  
尺度以收士心澶淵采石之戰功指期可俟梁谿紫岩之  
相業視昔有光某去國十年脫身萬里蓋嘗使粵煩六丈  
之一句不幸產閩遭半山之三字敢意平生知己一旦奮  
庸豈云附翼以攀鱗庶可揚眉而吐氣作夢得問鈞之付  
文筆久衰誦如晦猶天之言暮齡有托

賀陳右相

陸笠澤

廷颺大號位冠群公識者咨嗟益信道行之有命聞而興

起共知天定之勝人某嘗因故老之言竊考 昭陵之治  
乾坤大度固無容而罔間日月之照實無隱而弗臨小人  
雖有倖進而善類常多訛論亦或抵巇而公議終勝故士  
氣屢折而復振邦朋既久而自消諤諤昌言天下誦道輔  
仲淹之直昭昭成績史臣書韓琦富弼之賢固嘗端拜於  
遺風豈意親逢於盛旦共惟某官名蓋當代材高古人瑰  
偉之器足以遺大而投艱精微之學足以任重而道遠方  
孤論折群邪之銳蓋一身為衆正之宗徇國忘家惟天知  
我論去草者絕其本宜無失於事機及驅龍而放之道果  
不動於聲色卓矣回天之力孰曰拔山之難積此茂勳降  
時大任豈獨明公視嘉祐之良弼初無間然亦惟 聖主  
享 仁祖之治功殆其自此某孤遠一介違離累年登李  
膺之舟恍如昨夢遊公孫之閣尚覲茲時

代賀史丞相

彌遠

陳寶忠

續集 卷之一  
妙東元勳進持魁柄雖黃麻同日猶分左輔右弼之名然  
青簡幾年及見前作後述之盛洋溢天人之喜媿連家國  
之榮竊以何世無才落落罕調羹之手自古有相滔滔多  
覆餗之人豈獨道垂端由器小乃若以三寸舌定國中之  
是否以七尺身任海內之安危嘗其論思獻納之時已足  
震耀假以輔相彌縫之日自應恢餘衆竹汗竹之新猶恨  
登槐之晚某官高明而注重肅括而洪深定大事於胸中  
九牛莫撼挺成謀於物表群蟄未知早儀紫禁之班聯入  
預青宮之謀畫密毗威斷立去兇邪掃四天之氛翳而擎  
出太陽捲百川之狂瀾而歛還大海蓋祿產既殞共知為  
絳侯之功而禹山既除宜首用弼翁之相人方矜艷我乃  
韜藏迨翱翔乎四輔之聯始奮揚乎百揆之命深惟今日  
固異往年牛放野而馬歸山兵革已寢鳥逐風而魚行壑  
英豪方興獨於衆人可喜之中而有君子深憂之處難保

議易玩者邊防積儲已竭則當明裕國之方流離方  
殷則可無足民之術凡此數事賴公三思必不激以不隨  
乃可久而可大况昔日師垣之底蘊望此時宰路之發明  
天下歸心吾君拱手其身縻下壘命寄中台聞大雅之得  
時知太平之有日洪鈞之轉一氣本正大以無私廣廈之  
庇萬間願恢洪於樂造

賀陳右相

揚誠齋

登庸正人使宅次輔非難得宰相之位進賢則其國安不  
必問太平之期用公則其効敏天有所待世或未知共惟  
某官績洙泗以後之淵源追唐虞未遠之人物動容貌以  
肅天下皆已趨風舉夷夏而置胷中了如觀火召來兩地  
亦既三年所挾愈大而合愈難求去者堅而留者衆深觀  
其守道之如許不付之太事而其誰用之小遲是以國人  
懷不滿之意試之既効然後明主有必信之心右席久虛

君子是荷宜有遠略用宏舊功治道無他止在一正君之  
妙學敵人易與終將九頓首於大庭某自知其迂敢速於  
售抱賈誼積薪之疏空有狂言戩少陵看鏡之詩真成半  
老獨恃知己不虛此生北道之秉洪鈞豈謂千齡之遇東  
閣之來衆彥未應一士之遺

賀趙丞相

孫養晦

誕揚明綍寵拜元台國用真儒自無敵於天下朝更幾相  
今始協于衆心巖陛尊嚴華夷闔懌某官智周事變道貴  
精微硬語盤空獨唱出萬人之上貴名揭日橫飛絕四海  
之間感會風雲披陳藥石上有恢復中原之志公懷變調  
元化之才燭萬里之敵情謀無不勝參期年之國論治已  
小成既簡在於帝心爰進專於國柄方將修明法度考核  
人材新兵紀於驕情自肆之餘鼓士氣於萎靡不振之日  
國今相司馬矣頓使氈裘之驚吾其為東周乎會看版圖  
之復某叨持使節遠企台躔誦說命之三書敢以為致君  
之賀續車攻之一雅又將誦却狄之勲

賀鄭丞相

王暉軒

庭揚大號枋用真儒親授編書而為帝師素孚人望不出  
都門而登相位復振家聲樞軸尊嚴朝野闔懌言念執事  
位簽書之日嘗效狂夫獻一得之愚謂今猶五府之協謀  
有可諉者設或為一相之居內則何以哉得君如此共專  
報國盡思所稱自顧瞽言之大訐曲蒙淵量之優容及夫  
冰山見日以消融斗柄當天而炳煥猶以淺末而料弘深  
之見正恐儒忍而無夫決之謀乃紆徐容與以俟之其光  
明俊偉者多矣此而不賀厥又何需向也望之以直而去  
朝廷汲黯以慙而離禁闕今起忠良於散地聘耆舊於遐  
陬向也元載以苞苴之富而肥家林甫以溪壑之慾而典  
選今斥貪夫而弗匿洗舊染以維新向也扶權貴以劾倫

魁何止文昌之覓舉因駟僉以營薦剡殆類鴻都之鬻官  
今痛懲已往之奸申飭方來之禁如醫王之治廢疾半劑  
而魁如國手之拯危拯一着即活共惟某官道包萬類忠  
貫三精方其游太學表率諸生之時已有坐廟堂進退百  
官之望甘盤舊學何心霖雨之期南陽故人親際風雲之  
會由方寸恬活一介弗取故定力堅凝萬變莫搖有洗日  
之功而上不疑有回天之論而世不駭大耐官職門庭賀  
客之寂如貴極人臣山澤矐儒之自若凡端平大政之施  
設有慶曆諸老之典刑朝絕千人蠻夷率服邊無債帥淮  
蔡底平時賢方動色以相誇不肖尚私憂而過計蓋善始  
固可喜而謹終為尤艱元祐甫九年事體轉而為紹聖嘉  
定未數載識者慮其如宣和伏惟深思君子小人消長之  
機密察中國外表興衰之會必隄防密則邪慝不能害正  
必根本壯則精神自可折衝惟幾惟康其難其謹緝績美

意常如正觀初治之年恢拓舊疆斯濟建武中天之業其  
猥以拙直最辱知憐身縻選調以固窮書比眾人而獨後  
尚來猶介不屑依偃月之堂老去頌歌或可入齊天之石

賀湯右相

平園 必大

鷓序班庭聳聞大號鳳池宅揆首屬真儒萬邦新巖石之  
瞻九廟壯覆盂之勢王民皞皞喜色欣欣切以君莫大  
於知人國尤難於置相惟高宗之得說若尹躬之暨湯非  
天私我有商佑於一德夢帝眷予良弼正于四方豈惟占  
卿士之從亦復契神祇之望自時厥後振古如茲逮皇  
家開不拔之基將二百載凡公府錯非常之輔凡八十人  
觀祖宗功德之隆知輔弼贊襄之盛方上聖勵精於  
今日實群公叶力之昌期適虛右拂之辨章有待清朝之  
英傑眷注久矣延登在斯共惟某官九德備躬千齡應運  
淵渟岳峙凜漢相之威儀玉式金相妙臯謨之述作粵濯

纓而入仕即結綬以登畿常近城南尺五之天不離玉階  
方寸之地備密訪於北門之邃總神幾於西府之嚴言仁  
義於前第見欽王之孟子順謀猷於外誰知告后之君陳  
及聞顯面以正朝始信同心而合意昔漢既尊於康鼎至  
唐亦重於鄭覃皆以儒宗結夫帝眷進擢遂居於台路委  
蛇靡出於脩門偉治世之登庸掩前聞而增責而况沙隄  
甫築玉燭遽調正炎威稍北於常暘俄膏澤有開於豐歲  
天瑞示汝霖之作宮童訛得雨之呼方且致主華勛躋時  
仁壽如太公宜生見而知者豈管仲晏子可復許哉與  
國咸休固億萬斯年之允賴錫公純嘏何二十四考之足  
云某推鈍亡堪塗窮已堪次遠需於泮水貧屢貸於監河  
幸大鈞方播於無垠肆小子或容於有造借之春色倘參  
桃李之濃陰報以歲寒敢廢松筠之勁節

賀陳左相

誠齋

陞自揆路宅乃首台惟上相之顯面正朝虛焉已久非天  
下之鉅人長德膺此者誰厥聲既覃所暨咸聳某官喜怒  
不形於色安危自任於身如太山喬岳之靖深無為而人  
自仰若和風慶雲之氣象不肅而物已孚登庸有菁經濟  
方懋觀其恢張萬化之意固非鹵奔一切之圖民亦有言  
得無委付之未盡上既歷試是用尊信而愈隆告于大庭  
陟以左席雖席堂之維舊而風采之一新魁柄不分豈復  
有牽而莫可同列旣叶猶曰無助而何為正君在初拔士  
宜博民之貧者無富國將之勝者無敗軍朝廷治而四海  
從華夏強而百蠻服古未有改言之似迂置乾坤一擲之  
中世豈不為之快然帝王萬全之舉必有處於斯某頃  
以狂言最蒙殊遇乃至延譽於西府相與薦進於嚴宸事  
有作難退而靖竦今兩賢合處而並相比其時哉當大鈞  
所播而不春信乎命矣

賀留右相

王格齋

大庭渙跡亞輔疏榮士勳相我國家豈輕其選王寘諸其  
左右今得其人綸言一頒國勢益壯某官道隆而德備才  
鉅而能全解牛十九年而殊不更刀溜雨四十圍而曾無  
改節不為俗學再還慶曆嘉祐之風自結主知早侍上清  
虛皇之側舍人樣先生於鷓鷯尚書履徑上於星辰入彈  
論思獻納之忠出課慈惠循良之最隨其所到休有可書  
朱簾捲雨盡棟飛雲盡領洪都之勝連峯去天枯松倚壁  
不辟蜀道之難召諸天梯石棧之間參乃鈞府樞庭之貳  
載調元化益峻若瞻蓋方其左朱幡之時已繫蒼生之望  
迨此右臯陶之選皆歎白麻之遲風雷之號一傳天人之  
心交喜不動聲色固已見歲時無易百穀用成益究設施  
要當使鐘簷不移廟貌如故某寸長何有一障是乘嘉興  
闔境之人同囿洪鈞之化使民安田里其孰非吾君吾

相之恩雖政拙催科殆必免大譴大何之域

賀李丞相

龍溪

躬被策書進居丞弼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  
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國須賢立天為時生共惟某官厚德  
鎮浮英材經遠得文武弛張之樞要獨運曾中明古今治  
亂之淵源不專紙上奚自踐敷之始每勤獻納之忠老成  
尚有於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昨屬殊鄰之擾上貽當宁  
之憂夕烽旣徹於甘泉清蹕將遊於汾水唯公夙夜與國  
存亡挺身六品之卑抗議九重之邃留家誓死鏡血書詞  
銷大變於胚胎轉危機於呼吸洎干戈之息戰援桴鼓以  
登陣義動三軍人皆奮死氣吞異類虜輒請盟身雖九隕  
而一生國則崇朝而再造既名高而眾媚乃讒就而身危  
士訟公寃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  
荐經艱危益見奇偉方主上清明於今日實邦家希闕



之昌期欲眾賢同建於事功非雅望孰為於師表將萬世  
維持之是賴何一時康濟之足言某久托萬間欣聞盛事  
雖無緣旅進旅退陪賓客之後塵豈不能大書特書續山  
林之野史

賀錢右相

雲溪

妙簡前旒升躋上衮得君行政已更萬化之源頡面正朝  
兼摠五兵之本裔夷欣抃宗祐尊安共惟某官明允篤誠  
直方剛大自任以重鎮如負海之六鰲獨立不移屹若擎  
天之一柱頃東府同寅之日適北邊兆釁之秋人無異辭  
咸曰擊之為便公獨長慮誦言明其不然使忠誠果信於  
一時則嘉靖豈待於茲歲再還丞弼獨運神謨拔去元凶  
曾靡動於聲色收召故老與共起於事功然後立國本以  
安人心修戎好以息兵禍伊小試之既效則大用其可知  
果擢元台用昭偉績仍兼榮惟幄益增重於廟堂載觀

出綸之辰彌空其靈迨質扶杖之老歡聲如雷則知天人  
之默符其必國家之浸盛不惟虛左以有待正恐無官之  
可酬某得諸所聞喜而欲舞未容欽板即趨光範之門第  
切懷鉛願繼徂徠之頌

賀鄭丞相

西山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為宰相用尊傳道之功政  
事本實在中書允賴佐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靖夷蓋聞  
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格皇天  
吾不如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爰立眡昔匹休共惟  
某官河岳英姿泗沂正派方事初九潛龍之始已兆半千  
遇合之期六鰲負圓嶠之山屹驚濤而不動五龍夾虞淵  
之日升層漢以大明偉運量宇宙之材參謀謨廊廟之寄  
密勿盡言而幾弗露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霆乂蟄之  
餘有天地重開之象坐黼宸而親聽斷如古哲王用金甌

而覆姓名維予舊學夜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之麻信宿  
未逾規模立變進賢去佞幾如慶曆之頌詩剔蠹濯汚快  
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天為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水  
閭閻知蘇醒之期朝野起升平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  
公固所優為行政若管晏之卑孟子豈其或比盡抒碩畫  
不尉岩膽某濫切州符久陶化冶方登崇於百揆首起擢  
於十連但訢公道之伸敢於私已之過雖莫陪東閣奇士  
少裨康濟之謀當敬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

賀游相

後村

播告辨朝廷登真宰人主之職論相上方注倚於儒宗大  
人為能格君公素講明於心學明良胥會今昔罕逢歷觀  
莘渭王佐以來因歎漢唐相業之陋弘談經而阿世崇挾  
術以捄時彼哉雜霸之淺旨無上自售責以敬王之大節  
非乃所知是必道術得聖經賢傳之精微謀謨與伊訓說

表裏素負海內蒼黔之望始膺陛下夢卜之求共惟  
某官鍾間氣於岷峨沂大原於闕洛窮理盡性至命有作  
聖之功夫責難陳善閉邪積回天之力量每獨立當雷霆  
之怒亦苦口進藥石之言其告於旃厦也先大本大經其  
著於廊廟也皆仁心仁聞久矣有登庸之意決於辭宥密  
之時裕陵敬光謂它人雖推弗去 仁祖用弼以近習莫  
知其名揚于廷而宣麻立乎朝者舉笏蓋先諸老而予琛  
者上之眷後群公而當軸者公之謙茲天命人心去留之  
本源亦君德世道轉移文機括本氣實則客邪去初着誤  
則末勢分艱哉列聖之經營重矣一身之負荷在典午末  
復存賴王謝之兩賢洎建炎初再造亦趙張之二老以今  
準昔異世同符固將享武公之年何止書汾陽之考某頃  
田間之負耒期閣下之秉鈞不圖殘年真有今日非謂托  
身於元化庶幾拭目於太平章句才衰無復徂徠之歌頌

百甘情切但思陽翟之逃歸

賀鄭丞相清之

鶴山了翁

出命九重登庸二府崇甘盤之舊學著調鼎之新功方茲  
節親政之年赫然天章責治之意石平所感端命維休  
竊觀易道之微無如時義之大玩理於會通之分沈幾於  
變化之神方處時之未然寧藏器以有待故乾在下則潛  
龍勿用屯其膏則乘馬班如或需于沙或需于泥或賁其  
須或賁其趾或且安於坎坎或退守於謙謙脫事會之方  
未豈幾微之可失故坤之三以時而發復之四惟道是從  
解既中著有往夙吉之戒益雖居下實利用大作之時并  
而汔至有羸瓶之凶豫而勿疑為盍簪之得嘗原天地之  
運化以驗古今之屈伸何示人之昭昭而聽我之藐藐蓋  
徂於前失者闇大體而安於小成者乏遠圖敢因師友之  
舊聞仰贊朝廷之先務竊惟 仁哲親政之始實踵 章

宣稱制之餘皆靜觀者十年而奮發於一日然而或以更  
張為一代之興辟或以踵誤生百年之厲階乃知聽斷之  
初實係安危之判矧一二日萬幾之運至乃四十年大柄  
之倒持士習於放利皇恤其他俗怙於積威不知有上典  
章浸泯廉恥蔑聞不及今解絃而速更將自後噬臍而無  
及擬效消塵之報敢修固陋之辭且三省有造令出令之  
殊自王蔡擅朝以後重在都司而三省之屬不能制其可  
否二府有同班合班之異自秦韓專國以來惡人異已而  
二府之事未嘗更相是非尚書特奉命之司胡為有先勾  
之筆都堂為聚議之所何者開略入之端臺諫耳目之官  
但見書名於紙尾給舍喉舌之寄未聞駁正於詞頭於是  
有韓盧俱斃之嘲有時被五百之謗又其甚者請終言之  
翰苑受命于禁中掖垣代言于閣下今或先數旬而呈藁  
斷無揚大年因三壞而求歸或後累月而草詞亦非劉原

父以九制而被遇凡曰論思之彥例蒙獻納之譏目善類  
為好名指直言為歸過於是禁廷宣召經幄留身二史直  
前百官輪對帥守監司之陞奏臣民庶士之甄封例曰具  
文習成結舌火既燃而強寢疾已劇而已鑿彼躬處休莫  
肯念亂河北列二十四郡獨無忠臣雲南喪數十萬師友  
以捷告奚暇為事君安社稷之慮大抵皆全軀保妻子之  
臣幸積體之剗剗值大明之臨照剗之無咎一陽爻處於  
五陰之間剛長乃窮一陰宜決於五陽之末於皇盛舉爻  
屬通儒共惟某官精識足以慮微訐謨足以經遠有嘉謀  
而告于內尚周臣良顯之風持衆美以效之君得唐相彌  
縫之用雖光塵之外合而冰蘖之獨持自建學於中興既  
閱年之九十豈無大科異等由此而致通顯亦有文人才  
士隨世以就功名然而章章乎正大之名卓卓乎廉隅之  
行揆之親見憂若前聞是膺一德之求絕出群臣之右

軸處中曾幾何日拔奸扶善已若而人子儀徹樂黎幹減  
騶莫匪精忠之觀感承宗削地韓弘討賊咸欽處分之得  
宜某尚陳狂瞽之言仰贊盛明之政公卿幸得遭遇不勝  
王陽長策之憂經制有所持循切陳賈傳太息之請以是  
知我罪我惟公進之退之

賀鄭丞相

後村

制麻播告揆席登崇太傅曰三公持寵初潛之舊人主論一  
相盡收旁落之權政出廟堂慶流宗祐嘗慨君臣之際莫難心  
德之同或親事法官莫望其末光或仰視殿雷不答於一語  
風雲之會不契岩石之瞻浸輕所以季然問仲由再求謂其  
臣矣必若孟子論伊尹管仲先受學焉共惟某官手挾龍飛  
力扶鼇斷初元一變粹然用涑水之規摹歲晚重來見者異路  
公之年貌上欲托國者屢矣公輒乞身而避之徜徉孤山愛  
寐一壑屬甘泉之烽踵至而延英之議背馳臨朝不怡當饋

太息德望隆重能折遼夏之驕孰心事和平可壹洛蜀之黨  
艱矣政事堂之任屹然靈光殿之存謝傳未起之謂何甘盤  
欲遜而不可必有以易置壞局幹回危機扶天下之綱紀文  
章繫中國之衣冠禮樂問朝問左右咸無異言惟天惟祖宗  
克享一德方將開紫蓋之運然後從赤松之遊某進觸悔尤  
退安義命每佩臨別承君之訓不通平生元城之書然猶聽  
避新麾超加美職託孤危於大化勉忠孝於暮年昔誦狼跋  
之詩常思歸於公旦今被羊裘而釣安敢累於君房

賀董丞相啓

劉後村

播告辨朝登崇真宰敬王如我非道不陳于前夢帝資予爰立而  
致諸右福流宗祐喜溢堪輿睿合炎紹諸老而觀莫如趙張二公  
之懿良由沿闕洛而遡洙泗續先儒絕學之傳故能膺戎狄而懲  
荆舒開有宋中天之業萬古有光於史冊百年復見於矩堂共惟  
蘊兩朝開濟之心兼四代禮樂之事冒出於江都相素漸三策之

生後於武夷翁實受四書之付托所謂識其大者詎肯斲而  
小之臨邊號文武威風之臣在廷為魁壘骨鯁之老與二勇俱去  
竈婢亦驚及一馬重來都人太息遂升廊廟歷東鈞樞敵無佛狸  
飲江之謀國有猛虎在山之勢厲者改調膠柱密覆金甌孰克享  
天心孰能熙帝載孰尊王賤霸發明春秋一統之言孰修身齊家  
踐履太學九經之序或乃示願以詘丹鼎上注意而出白麻垂紳之  
流舉笏以賀必開泰道以聚人才之渙散必建皇極以平國論之  
黨偏坐朝廷以及百官必合官府而為一體昔思軻生未造不  
為時君所知房魏開太平莫奉明主之問仰惟今天子之聖輔以大  
宗師之賢如公遭逢亘古稀闊某五窮不去百毀所歸上書而雪  
孝章昔有北海納官而贖李白今無汾陽聞英袞之顛朝與老農  
而擊壤乞黥刑以成後史事有不然刻金石而頌中興老猶堪勉  
所為欣抃莫罄揄揚

賀丞相起復

洪平齋

恭審孚號揚庭移忠體國奮庸而熙帝載獨嚴鼎鉉之司  
不戰而屈人兵更妙斗樞之運兩宮倚重萬宇均惟切以  
同天下之憂者不當先一己之憂達聖人之節者烏可徇  
匹夫之節故論相尤難於應變而顯親莫大於揚名高廟  
之圖任舊人雖奪情而不憚阜陵之簡求元輔亦變禮之  
是行關兩朝胥會之期垂百世無窮之譽越在今日有光  
前人共惟某官節勁而氣和材全而德備是父之有是子  
不特大韋平之世家吾相之與吾君可謂得伊呂之王佐  
任九重鰲之負地功高一柱之擎天盡掃妖氛力扶元氣  
退小人而進君子迄成去四凶之功弱私室而強公家蓋  
有隋三都之意俾外夷之奪氣知中國之有人用能成召  
陵之盟于以息甘泉之警九廟壯覆盂之勢萬方登岩石  
之瞻股肱良哉納君德於無過之地羽翼成矣貽孫謀於  
有道之長方注意於鹽梅遽傳悲於風木孝思雖切睿簡

當饋而嘆無蕭曹天子久為之虛佇奉書而召致園  
綺儲君日望其遠歸三命俯於謙謙終吉之餘四輩趣於  
遲遲吾行之頃欲強謝公之起更圖申伯之居爰入覲於  
天光庸進專於魁柄嘉謀謫論周旋父子一堂之間文德  
武功維持帝王萬世之業腹心惟舊體貌加新適圖康濟  
之勲丕展經綸之學調玉燭之四氣已觀大旱之作霖陳  
泰階之六符更驗上台之齊色某影沉非地夢斷鈞天委  
心下地之塵埃傾耳上公之典策知太平之可異識吾道  
之將行厚德元勳復觀淳熙之相業濃墨大字願膺慶曆  
之歌詩忻頌惟深榮摩罔究

賀史丞相起復

克齋

渙發制綸寵還宰枋改絃而圖善治夙資輔弼之良虛席  
以俟來歸益副倚毗之助天人闔懌朝野尊依切謂有萬  
之幾職先論相在三之義孝可移忠故大臣以體國為心

自前代有奪情之典載稽往哲莫著本朝若開國之元勳  
與中興之名輔屬當多故適阻私難類皆遭變以從權遂  
克建功而造業自更新於萬化實以重於一賢雖云底效  
於小康固有欲為而未究惟武丁得傳說命朝夕啓乃心  
使太宗無元齡如左右失其手宜膺圖任盡越拘纒手共惟  
其官天寧精忠家傳粹學遭時遇主周旋筆橐之聯徇國  
忘軀揚厲旂常之績振皇綱於弛隋奠神器於沾危內則  
翼元良以正萬邦外則續惟盟而成五利肆由兩地丞踐  
中台方寄任於濟川俄茹情於陟屺采切凝旒之眷或適  
賜第之歸備咨訪於燕間意猶未廣正儀刑於家職民具  
爾瞻使民均總於鴻樞師表推高於鶴禁事崇業詎任重  
責專方將秉盛際於風雲勵有為之日月杜群枉而開眾  
正建大政以興太平兼曾閱之所無顯名永世揜韋平之  
未至繼踵維垣某迹雖逝於崇墉心焉依於大造劃聆大

號倍激私衷播物無私倘備賦形之數奉羨有感更希錫  
類之仁

賀史丞相起復

李梅亭

起躋上衮併領元樞家事雖勤詎可辭於王事國容既肅  
爰兼整於軍容宗社真安華夷震服切以人臣名世之盛  
者固宜獨佩於安危天子舉國而聽焉豈容或去於左右  
如房元齡奪服於正觀之際若趙韓王復位於建隆之間  
時則字縣迄平邦家底定非有干戈搶攘之事與夫疆揚  
騷動之虞正惟朝廷恃以稽疑社稷因之倚重所謂同德  
惟一伊尹乃格于天豈無它人雖百曹參何補於漢故一  
時必圖舊而共政而二公亦移孝以為忠况若主威雖振  
而體統未明國蠹既除而姦寇未戢天變洊臻而未弭民  
力久困而未甦此豈具臣可以克相自非才若擎天之八  
柱力如負海之六鰲精誠一心勵翼庶務則何以結異眷

於黃屋奪至情於素冠廷有贊書國無異論共惟某官德  
崇而業詎學博而用周功烈在人豈管晏之可許規模所  
至及周召而乃留早繇禁塗獨贊密議技邪崇俊決大疑  
於立談之間偃武修文興長利於旋踵之頃國本安固人  
心救寧弼諧未幾經濟方懋甫正台衡之位俄纏風木之  
悲中宸深懷俟訖衰於大事左貂荐遣爰趣復於宰司厥  
今為政之當先大率如前之所述雖無伯禽金革之事當  
資傳說舟楫之才至若邊備弛於通和邦財空於橫費名  
為更化而士夫趨向之莫一實然郵民而州縣奉行之不  
虔此其次焉又有大者必也群工百執守法度而不變外  
戚近習保富貴而有終城社無所容其姦廟堂當得行其  
政孰出身而辦此顧舍公其誰哉此四海所以具瞻正九  
重所以虔竚任天下之重幸瞻赤舄之來為帝者之師佇  
復青氈之舊要使一門勲業之盛有光千載簡冊之傳某

夙出洪鈞欽聆渙號曠疇昔已蒙於百誥諒伊匪定沐於  
一陶歌杜陵之詩願永依於廣廈為魏公之客豈復出於  
它門

賀史丞相從吉加官

林執善

徙月復常自天渙渥黃麻宣制增品秩於鼎司亦為造朝  
新威儀於宰路華夷傳誦廉陛尊崇切謂大臣佩安危於  
一身孝移忠而兩盡盛旦會明良於千載家與國以均休  
方素官迄制於禮經宜丹宸加榮於命數某官孤忠貫日  
一德格天明允篤誠世濟舒敷之美謀謨果斷才兼房杜  
之長剪群姦於原燎之餘定眾志於波頽之末還福威於  
皇極乾清坤夷正基本於元良星暉海潤光於前列酬以  
何官亟宅揆以奮熙邁奪情於艱疚入則左體右弼端思  
廬壑之中出則措筭垂紳紆畫廟堂之上未雋髦而濟濟  
銷奸究於冥冥漢塞折沉周京枕奠丕慰蒸黎之眾迄成



清靜之規駒過隙以如馳甫更吉制魚有水而相得庸侈  
徽恩登進穹階申陪臆賦隆師模於副貳崇事柄於鈞樞  
固嘗先天下之憂而憂豈以窮人爵之貴為貴一二日之  
幾母曠共成兢業之功八百年之歷過期永賁休明之運  
某劃聆成渙倍激懽悰才俊滿前第遡風於東閣陽春無  
外會報暖於北枝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一

續集

俞懷英

卷之四